



小满已至 万物初盈

文/李学辉



一 小满者,反映降水节气也。

“小满,四月中,谓麦之气至此方小满,因未熟也。”满,指麦粒之熟,雨之盈。

“春已老,夏正好。”小满天赶天,麦子已定胎抽穗,赶的是夏熟作物籽粒逐渐饱满的过程。

“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。”春花次第落了,与人们生存有关的麦子,迎来了高光时刻。连诗人都放下了感花品赏的画意,将麦子作了诗情。身在烟火中,心向远方行。民以食为天,一年的好景当在小满。小满是麦子的青年时代。麦身是骨骼,麦穗是脑袋,身心健康是成熟的愿望。

还有苦菜。“向来看苦菜,独秀也何为?”苦菜,又称苣苣菜。乡间的苦菜,分甜苣苣和麻苣苣。甜苣苣一遇雨水,便放开身子疯长,需尽快剥摘,用开水焯了,加油撒盐,是难得的清火之物。好的甜苣苣,涩而不滞,生津败燥,最好连根清吃,效果更佳。它是小满奉送给人们的美味。过了小满,甜苣苣就老了。物事,讲究的是恰逢其时。唐代诗人刘长卿曰:“时人但只餐中饱,莫忘旧时苦菜黄。”也是对光阴瞬逝和菜肴速老的况味感喟。

小满胜万金,是自然与人生的一种状态。盈而未满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

小满,也是赋予人生哲理的一个节气。

二

甲辰春日多风,往往伴着沙尘。一场风,桃花落了;又一场风,梨花落了;再一场风,苹果花也落了。点点落红,落白点点。一遇小满,风树一空,各类果便在枝头坐定。被风吹落的花,算是风提前疏了果,留在枝头的,是顽强中的剩余。“五黄六月不做事,十冬腊月喝西风。”风也在做事,它不管人欢喜与否,人做人的工,风做风的工。到小满时节,人便做起风的工了。成熟是一种考验,各类植物,都在定型。尤其是麦子,拔节就是一种成长。一风长寸节,是麦子对此生的基本态度。“久晴泥路足风沙,杏子生仁楝谢花。长是江南逢此日,满林烟

雨熟枇杷。”这是明代李昌祺的《小满日口号》之诗。南方的小满,是枇杷的节日。北方人也不气馁,南果北吃,物流高速发达的时代,南北的口味虽有差异,在水果一事上,距离被物流缩短,口味被日子拉长,满大街的水果店,让南北的人们都能饱尝舌尖上的幸福。

幸福,有时就像南果北吃一样简单。

三

“小满雀来全。”多指的是候鸟。在北方农村,“雀”会选择适宜生存的地方。人们固有的印象中,除了燕子,还有什么“雀”,大多人不会留心。燕子筑巢,选择性很强,大凡有燕子来筑巢的人家,都会有一种欣喜。但也有人不喜,燕粪遍门,是否

真心喜欢,总归是凭人们的认知和喜好程度而定。

麻雀也成为小满的标签。熬过了一个冬季,春天一到,天气升温,地气还未完全上升,麻雀便选择合适的地方垫窝。麻雀不像喜鹊,在高枝上筑巢。过去农村土坯房多,麻雀便在房檐下安家。啄土拽草,是它们的长项。往往将椽檐下弄得土飞毛落。有时,窝被人们用泥巴糊了,又被掏出。为生儿育女,麻雀也是拼了性命,往往被堵在窝中,也在所不惜。家庭观念,决定了麻雀的果敢。

有人在麻雀窝中发现了些许烟头,那是用来驱虫的。据说,麻雀也会走路,那是在它们气定神闲的时候。小满时节,麻雀栖身的地方多。满树的绿,至少让它们充满了一种希望。

三候

- 一候苦菜秀
- 二候靡草死
- 三候麦秋至



盈盈小满时

文/王琪

当太阳行至黄经六十度,天地间悄然氤氲起温润的气息。欧阳修笔下“最爱垄头麦”的时节,以独特的韵律叩响二十四节气的第八道门扉。小满,这个充满东方智慧的节气,既是大地的生长密码,也是生命的哲学隐喻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云:“四月中,小满者,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此时正是小麦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已渐趋饱满,但未成熟,属于乳熟后期,所以称之为小满。

旧时小满有三候之说:“一候苦菜秀;二候靡草死;三候麦秋至。”意思是,小满时节苦菜枝繁叶茂,枝条细软的杂草在强光的照射下逐渐枯萎,麦子渐趋成熟。它们都是小满的物候标志。苦菜遍布全国,医学上叫它败酱草,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。《诗经》云:采苦采

苦,首阳之下。天水一带的人们更是对苦菜情有独钟,用苦菜做的酸菜浆水,不仅是天水的一大特色食品,更是夏日清凉解暑的神品妙品。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我觉得,小满不仅仅只是一个节气,它更像一位阅尽风霜的智者,知晓人事的长者,它用无言的声音、万物的生长,揭示生命的真谛,人生的真意。小满是万物生长小得盈满,不是大满,不是全满,不是圆满。小满如江河,是美满,就如小乐如流水,是长乐。

《尚书》里说:“满招损,谦受益,时乃天道。”《易经》里说:“天道亏盈而益谦。”凡事过犹不及,莫到惊楼最高层,高处不胜寒,平淡是真,平安是福。如此深邃的人生哲理,居

然明明白白地书写在一个节气里,这也是中式美学在节气中的一种体现吧。小满节气,也在文人墨客笔下化作隽永的诗行。欧阳修“麦穗初齐稚子娇,桑叶正肥蚕食饱”,寥寥数语,便勾勒出田园的丰饶。而范成大的“梅子金黄杏子肥,麦花雪白菜花稀”,则用色彩的渐变,道出时令的流转。

如今才明白,与其大而无当,不如小而美满。也许小满离我们的人生更近,小乐与我们的生活更亲。二十四节气独缺“大满”,古人在为此节气命名时,可谓大有玄机。正如《周易》所言:“亢龙有悔,盈不可久也。”清代学者焦循在《孟子正义》中阐释:“小满者,满而不损,满而不盈,满而不溢也。”这里大有玄机。小满,是小小的满,是留有余地的满。虽则小满,但还未

初夏的滋味

文/瞿杨生

分配到外地工作,苦菜便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。城里的餐桌上,尽是精细烹制的佳肴。偶尔在饭店菜单上看到“苦菜炒鸡蛋”,价格却高得惊人。我尝过一次,却全然不是记忆中的味道——那苦菜已被调料掩盖得失去了本色,苦味被千方百计地去除,反而多了几分稍显造作的甜腻。

小满的滋味,却还要苦甜相济的。枇杷正黄时,樱桃已红,都是解苦的妙物。祖母熬的百合莲子羹最是拿手,莲子去芯,百合瓣雪白,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。我总嫌清淡,偷舀蜂蜜搅进去,她便笑着数落:“后生家,吃得苦。话未说完,自己倒先往嘴里送了颗蜜枣。”

如今在城里过小满,也要应景做几道时令菜。苦瓜切薄片盐腌,配红椒快炒,苦辣相宜。偶尔学老法子煮蚕豆饭,豆子绵软,米香沁透,锅底结着金黄的锅巴。这般粗茶淡饭,反倒吃出了节气本真的味道,恰似田里的麦穗,总要经过几场烈日,才能长得饱满。

太阳低垂在屋檐角,暮色中掠过一阵清风。邻居阿婆见我回乡,送来新腌的苦菜,粗碗碟里青黄相间。“尝尝。”她眼睛眯成缝,“按老法子腌的。”夹一筷入口,咸鲜里透着清苦,回味却甘。阿婆看我皱眉又舒展,笑道:“对喽,小满小满,麦粒将满未满时最养人。”

灶上的百合莲子羹正飘着香。阿婆的粗瓷碗还搁在桌上,碗底剩着一点苦菜汁。老辈人常说“五月食苦,以应节气”,这话虽难考其出处,但却蕴含着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。原来千百年来,我们从未真正离开这片土地。只要舌尖还记得苦的滋味,骨子里就永远刻着二十四节气的时令,像麦穗低垂,像苦菜生根,生生不息。

节气

到收获的时候,只有低下头来,才能更加饱满,日臻成熟。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:月盈则亏,水满则溢!真正的圆满不在于填满所有空隙,而在珍视当下的拥有。由此引申到做人,还是应谦逊一些。小得盈满,是一种智慧,也是人生的“小确幸”。得到一点小小的收获,可以把握住的东西,就应懂得满足。正如明代思想家洪应明所说,“花看半开,酒饮微醉。履盈满者,宜思之”。“小满”,乃人生的一个参照,将熟未熟,还有期待。

时值小满,阳光清澈而明亮,万物碧绿而旺盛,伫立窗外,安静的天空,静默的大地,一片美好。扪心自问,渺渺红尘里,知足常乐,盈盈小满时,平安即是福。

